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纂通要卷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王樞

欽定四庫全書

火纂通要卷十六

元 胡一桂 撰

唐 下

德宗 文 帝 适 代宗長子 巴未五月即位 庚申建中 即位之 四興元 一見元二十 在位二十六年 即位之

初罷貢獻罷黎園使 又樂工三百 人餘隸太常 却祥瑞却金銀貢器

出宮人 三百 放舞象鷹犬 放象三十 二荆山 減乘輿服御禁奏

置寺觀度僧尼罷權沽以沙宛豕三千給貧民減常貢

錦千尺服玩數百事又詔財賦皆歸左藏不替月間善

政迭出四海之內聞風振悚李正己畏上威明獻錢三

十萬

己未六月獻崔佑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己慙服以為太平可望

崔寧在

蜀專恣一日來朝

寧強恣十年朝廷患之莫能易始朝

淄青軍士至投戈

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乎皆崔佑甫為相務崇

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不幸賢相云

亡

己未六月相庚申六月卒

楊炎獨任多更佑甫善政務行元載舊

事

初佑甫薦炎後獨相紛更素德載故復行其事

既以私意譖殺劉晏天下駭

惋

庚申七月李正已表訟其事

已而楊炎將誅盧杞用事

辛酉二月杞相爽之

子守號州言官貳害民上曰徙沙宛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食之便上曰守號憂他州相才也夫用之杞鬼兒

藍色多詐不情十月貶炎崖州司馬殺於道

以疑似離間羣臣而固寵以嚴

刻勸上行之而中外失望於是復推酒沽

壬戌

借商錢

兩時

河用兵缺乏凡商錢出萬緡者悉借其餘供軍

括餽櫃質錢

餽即說反饋也櫃求位反匣也凡蓄

錢帛粟麥者四取其一百姓罷市

增天下稅及鹽錢

淮南陳少游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

二百詔諸道如之鹽每斗亦增百錢

茶漆竹木有稅

已上

間架陌錢有法

癸亥趙贊乞行每屋兩架為間上二十中一十下五百公私貿易每千錢官留五十他物約錢為率

苛政

日增民不堪命于時方鎮怙疆李惟岳以成德叛三年

矣田悅李正己梁崇義相挺而動

辛酉正月李寶臣卒子惟岳求繼襲不許

自為留後田悅為請節又不許悅遂與李正己約惟岳勒兵拒命復與梁崇義送相應援

正己之子

納又以青州叛

刺史

乃命朱滔討惟岳

滔盧龍節度使

雖幸王武

俊斬惟岳以降

壬戌正月武俊惟岳將易定平

未幾武俊亦叛恒冀朱

滔叛幽州

並壬戌四月

命李希烈討納

七月

而希烈又叛反與

納共謀襲汴四盜

滔悅武俊納

各自稱王共推希烈為帝株

連半天下帝乃信盧杞之奸邪傾陷遣太師顏真卿詣

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公年已八十矣乘驛即行守

節不屈竟為希烈所害徒失元老為國家羞

癸亥希烈陷汝州上

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宣慰不勞而服真卿三朝舊臣真其入上乃命詣許州乘驛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養子千餘慢罵拔石擬之公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適四盜奉表稱臣希烈召公示之曰四王遣使云云公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重乃求與亂賊同覆滅耶他日又使四使誘公公叱曰汝知有罵祿山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豈受汝誘脅乎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公於館掘坎欲坑之真卿怡然曰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心耶甲子希烈弟從朱泚敗伏誅希烈怒遣使至蔡州殺公遂繼殺之後改葬顏如生

踰年希烈圍襄王師不利

癸亥神策宣武二將大敗奔散詔

涇帥姚令言救襄令言至京又叛

十月引五千兵至京以攜食菜餼犒師衆

大怒迫

迎立朱泚據有京城

令言謂朱太尉閑居請奉為主是夜列炬傳呼入宮

令言反

源休勸泚僭號因號泰又勸我王子王

帝幸奉天

賊斬關入

孫七十七人以絕人望在京宗室無遺

上乃與妃嬪自苑北門出幸奉天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瑊有威望衆心恃之

泚遣銳兵三千

襲帝司農卿段秀實慮奉天守備單弱倒用司農印詐

姚令言符追還

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兵既發段秀實與孔目官岐靈岳詐符追旻還泚令

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死不以累秀實

泚議僭帝事秀實又奪源休笏奮

前大罵擊泚泚濺血洒地秀實竟以身死之

同日泚召李忠言源休姚

令言及公議稱帝事公奪休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左右爭前殺之上聞涕泗
久未幾泚攻圍奉天經月三十三日初庚申術士桑道
茂言陛下數年有離宮之厄

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城為備及攻急上與渾
瑊對泣一日攻門自卯至酉游瓌與瑊血戰退雲梯之

急賊已登城將士疲餒賴渾瑊撫諭激以忠義鼓譟力

戰賊乃引退十一月泚造雲梯容五百人瑊預鑿地施
薪油待之城中流矢戰不輟會梯一輪偏

陷不前火出地中梯人灰燼乃退 入夜復至天墜御前三步微李懷光

山東數千里赴難一戰而勝城不守矣矢墜上大驚懷
光兵至敗泚兵

乃遁衆謂三日大勲未賞遽信盧杞奸謀使懷光咫尺
不至城不守矣

不得一見怏怏亦叛

初懷光聲犯罪俟見上請誅之犯
白上懷光兵威已振當席卷滅賊

若入朝賊得為計上
可之懷光大恚恨

與泚連兵於是又有山南之幸

甲子

二月辛
梁州

尚賴陸贄盡心於內論諫數十百篇陳時病本

仁義興元一詔

甲子正月

疆藩革心

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
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士卒感泣

山東宣赦
士皆感泣

李晟渾瑊戮力於外

癸亥十一月
晟神策行營

節度入援兵僅
四千旬月萬餘

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壹以忠義感

激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甲子三月韓游瓌戴顏休駱元
光尚可孤皆受晟節度軍大振

懷光既遁

遁河中乙丑八月
馬燧誅之河中平

渾瑊進屯奉天與晟東

西相應收復京城誅夷元惡

城副元帥甲子五月復京師六月涇卒殺令言降泚

將斬泚降還奉宗廟

六月上發梁兆七月至京

而李抱真又說降田悅武

俊納等遂與武俊敗朱滔于貝州

癸亥冬抱真使賈林說降三人外事朱滔

而已甲子三人見赦去號謝罪三月田悅為姪緒所殺四月以緒嗣節度五月抱真武俊敗滔滔奔范陽明年

夏死李希烈

壬戌十一月反

雖陷襄城

癸亥十月據汴

十二月

僭位

甲子正月

國號楚

未一年敗逃而汴州平

十一月劉洽平汴州希烈遁蔡

才數月族

誅而淮西又平

丙寅四月希烈日覺會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族之以降七月賊兵馬使吳

少識殺仙奇自立

妖氛既埽方隅粗定亦云幸矣謂宜懲創更

化可也然帝素性猜疑惟知恕已當逃難之時乃謂播

遷為天命謂待人反失推誠謂諫官歸過於朕躬謂羣

臣不可倚仗

癸亥與陸贄語及亂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又謂所致患害其失反在推誠多被奸

人賈弄又謂諫官歸過朕躬以自取名

謂佑甫為有短

上與必論佑甫禍急朕嘗知其短而

護之謂公輔為賣直

甲子長女長安主卒欲造塔厚葬公輔諫上曰費甚微但欲指朕過賣

直耳罷為庶子謂蕭復為輕已

復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杞言不正上愕然退曰

蕭復輕我由是踈之

至用延賞私怨奪李晟兵符

丁卯

晟社稷功尤不能容張延賞與晟素有隙揣上意毀之罷兵柄信延齡譖謀罷陸贄相

位

辛未相贊甲戌罷贊疾裴延齡奸詐延齡日短贊於上故罷

至於盧杞則不覺其

奸邪儻非袁高駁制幾至再用

上論杞忠清強介人言奸邪朕獨不覺李泌曰

陛下不覺此所以為奸邪癸亥冬懷光奏貶新州司馬乙丑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刺饒州袁高駁制改澧州

別駕死

於延齡則甘受其譎詐儻非陽城慟哭欲裂其麻

必至為相

諫議大夫陽城疏延齡奸詐且曰若以為相當取白麻裂之慟哭於廷卒不得相而死

自陸贄既免宰相惟取充位奉行文書而所倚任者延

齡齊運渠牟執詣等

丙子李齊運禮部尚書無學暗大體阿諛而已韋渠牟補闕儉巧中

意一時浮競爭出其門韋執詣側媚得幸王叔文與善擢同平章事皆權傾中外實文場

王希遷霍仙鳴之徒則以刑餘典軍

甲子以文場監神策軍希遷監右廂

兵馬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丙子以文場仙鳴皆為神策中尉

且因奉天窘乏屬意聚

斂創榷茶法

癸酉初稅茶歲收四十萬緡

置負贖庫

癸酉延齡奏天下宿負八百萬

緡拆為負庫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為贖庫呈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以掌之其實皆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張虛數惑上初無增也

立宮市肆

先是宮中市物官吏主之隨給其直

今宦官領之謂之宮市抑買不估又所與皆故衣敗緡不可用置白望數百人閱所賣取之至有空手歸者

李兼在江西則有月進韋臯在四川則有日進裴肅以

刺史進奉而擢觀察

肅在常州賣薪炭案紙進奉

嚴綬以幕僚進奉

而擢刑部

宣徽劉贊卒綬傾軍府進奉並丙子

聚斂之臣充斥內外獨於

待方鎮也銷剛為柔利方為圓威令竟不可復伸

乙丑李方

榮遜節度使劉士寧竟以為留後丙子上不欲生代節度使令自擇行軍司馬為儲帥庚辰山南節度使于頔專恣凡奏請一一從之甲申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就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是以范氏

之論曰帝批政最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方鎮二曰

委政宦人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此三者矣順宗

安帝誦德宗長子乙酉正月即位乙酉永貞元僅八月帝不幸寢疾踐祚奸邪肆

志近習弄權王任王叔文李忠言牛昭容之徒用事於

內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於外

上為太子時翰林待詔王任善書山

陰王叔文善碁俱侍叔文詭譎任依之密與翰林學士韋執誥陸淳呂溫李溫儉韓晔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凌準程异等又因以進既即位任散騎常侍叔文起居舍人叔文依任任依官官忠言忠言依昭容牛氏每事叔文可否然後宣中書帝乃能因韋臯執誼永行泰等采聽外事謀議倡和

表請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

六月臯表陛下哀毀成疾請令太子

監政從之八月遜位臯又上

憲宗

神帝純順宗長子乙酉八月受禪

丙戌元和十五年

首用忠良以杜黃裳為相

乙酉六月而

裴均李藩李絳裴度諸賢相繼進用斥逐羣小王任叔

文既貶

八月任開州司馬死
叔文渝州司馬賜死

其黨韓泰之徒再行罷遣

九月恭茂州睦饒州宗元柳州禹錫朗
州諫台州準連州昇郴州皆貶為司馬

自貞元十年以

來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五而

縣官賦入止東南八道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黃裳首

請以法度裁制卒能命將興兵削平醜逆

丙戌黃裳請
裁制藩鎮上

始用兵討蜀以至威
行兩河黃裳啓之也

誅惠琳於夏綏

乙酉冬夏綏韓全
義入朝勒致仕揚

惠琳知留後反丙戌三月兵馬使
張全金殺惠琳以降夏州遂平

擒劉闢於成都

乙酉
東川

韋臯薨副使闢自為留後丙戌春反衆議難收黃裳獨
謂取如拾芥薦高崇文討之九月擒送京師斬之蜀平

執李錡於浙西

錡淄川王五世孫德宗以奉獻昵之後節度鎮海丁酉九月反命王錡討之其

將張子良執獻父子腰斬

縛從史於昭義

己丑成德王士真卒子承宗立九月反昭義盧從史

請討之遂命吐突承瓘致討從史反與承宗通謀裴珀使承瓘誘之執送京師貶驪州司馬

受田興

之歸於魏博

壬辰秋田季安卒子懷諫幼自立軍亂以牙將田興知軍事興以六州歸有司請官

史于朝詔拜節度賜名弘正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四十九年不沾王化李絳言一旦來歸列河朔腹心

最

後淮西之役盜發都邑屠害元臣帝不為之懼高霞寓

大敗鐵城帝不為之沮師老財匱諫止紛然帝不為之

動謂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其後度請親往督戰李愬

果以雪夜入蔡擒吳元濟而淮西平

甲午秋彰義吳少陽卒子元濟匿喪

立反蔡州李吉甫請討之十月吉甫卒悉以兵事委宰相武元衡乙未六月李師道謀緩師伏盜刺殺元衡擊傷中丞裴度首上相度曰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丙申六月霞寓與元濟戰鐵城大敗僅身免丁酉歷四年宰相李逢吉等言師老財匱欲罷兵上問度自請督戰八月赴淮西十月愬用所得賊將李佑策以大雪夜半乘虛直抵蔡城擒元濟檻送京師斬之明年成德王承宗質年二十五度入城宣慰愬晟子也

子獻地

戊戌四月魏博送二子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范陽劉總專意歸朝

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總總泣拜遂歸朝

又明年淄青函李師道父子首以

獻已亥二月李愬田弘正討師道其兵馬使劉悟捕師道與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

渙然唐之威令幾於復振

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吏不供賦

至是盡
遵約束

夫何世難漸平侈心遽生以諫脩麟德殿之故

左遷奉國文悅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而土木浸興

矣

戊戌二月命六軍脩殿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度言之上怒左遷二人

奸邪皇甫鎛程异揣知上意數進羨餘以供用度徼寵

並相

鎛戶侍判度支使异衛尉鹽鐵使進奉有寵戊戌秋並相朝野駭愕負販亦強之已亥夏异卒

雖

裴度進諫反以為朋黨而不省錄矣

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復上疏

諫以為 求靈草於天台以方士柳泌為刺史 戊戌冬上好神仙 好神仙 好神仙 好神仙

薦山人柳泌能合藥泌言天台多靈草為長吏乃可求 遂拜賜紫諫官爭之上曰頃一州能使人主長生臣子

何愛遂 迎佛骨於鳳翔貶諫臣韓愈於潮州 十二月功 德使言法

無敢言 門寺佛骨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安明年應開請迎之 已亥正月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庶奔

走瞻奉有竭產充施然香臂項刑侍韓愈表諫貶潮州 按貞元六年庚午二月德宗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

骨迎致禁中又送諸寺傾 都施財鉅萬厥有家法矣 是時李絳去位已五年而吐

突承瓘方貴寵用事 先是甲午絳屢以足疾辭罷為禮 書上欲相絳先出承瓘欲召承瓘

先罷絳相承瓘遂 至是鑄引令孤楚為相而裴度崔羣 復為左神策都尉

皆為所逐

已亥鑄共擠度出之四月度罷七月楚相十二月又逐羣中外切齒於鑄矣度羣皆疏鑄

奸邪反為所逐

君子小人不能以兩立上亦以餌柳泌金丹之

劑躁怒妄殺卒死於官者陳弘志之手而人莫之知也

哀哉

已亥秋上餌柳泌金丹多躁宦官獲罪多死人人危懼庚子正月弘志弒逆其黨但云藥發而崩

孫氏曰帝中智之資可上可下之主世難則能用忠良

時平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已之事故能平天

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已之欲故亦能殺其身

之翰唐論

南宮

氏曰史稱帝剛明果斷果斷或有之亦不過討蔡事若

夫不屈於德者之謂剛不昏於物者之謂明帝正坐之
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也而謂剛
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憲宗有焉弘志
弑帝於是梁守謹王守澄等殺承瓘而以太子即位是
為穆宗

承瓘謀立澧王恽守謙
等故先殺之而立太子

尹氏曰春秋之法君弑

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為無臣子穆宗是時年已二十有
六宰臣乃皇甫鐸令狐楚輩曾不能究詰討賊尚得為
有臣子乎范太史曰其後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其

信然耶於罇楚乎何誅穆宗

文惠恒

憲宗第三子庚子元和一辛丑長慶四在

位五年

嗣位之初僅有貶皇甫鎛

貶崖州司戶市井相賀其年死嶺南

杖殺

柳泌二事

並閏月

畧快人意然身處諒陰柩方在殯不能

明詔公卿推舉罪人遽與羣臣釋服盛陳倡優雜戲觀

角觝

二月御樓陳戲幸神策觀角觝

屢開大宴

六月太后移居興慶宮大宴南內七月永安殿

新成大宴觀百戲重陽大合樂召外鎮大宴

浚魚藻池

八月役神策二千人

幸華清

一十

月縱獵擊鞠

十二月獵城南城西苑北擊鞠神策

恣情棄禮遊戲無度宰

相蕭俛段文昌崔植杜元穎

俛楚同年進士薦為相皆元穎如晦孫詞臣驟遷

無經國遠略以兩河初定直謂太平遽進銷兵之請

文俊

昌勸銷兵上荒宴從之諸鎮兵每歲百人限八人逃死

未幾朱克融

孫

囚張弘靖

而以幽州叛

弘靖在河東得衆盧龍節度劉總舉自代使克融送之京久羈假丐衣食宰相不省

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歸驅使遂怨憤

王庭湊殺田弘

正而以成德叛

成德王永宗卒承宗武俊孫士真子朝廷以魏博田弘正鎮之七月都知兵馬

王庭湊武俊養子

史憲誠迫死田布而以魏博叛

壬寅二月

庭湊殺弘正詔以弘正子涇原節度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庭湊初布善魏牙將史憲誠至是寄以心腹史蓄異志離間軍情會庭湊圍深州牛元翼詔分魏博軍救之布軍潰獨與中軍八千還魏議出兵軍情變布即作

遺表自殺衆推憲誠詔為魏博節度使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

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以討之討克融踰年竟

無成功良由銷兵之後軍士多竄山林為盜反為賊用

諸道兵既少臨期召募烏合既不足以克敵而節度有

監軍偏師亦有監陣中使以撓之裴度所奏軍事元稹翰

魏弘簡樞密又多從中沮撓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及憲誠

亂作朝廷竟不能討遂并克融庭湊皆以節鉞授之雖

命韓愈宣慰責庭湊出元翼而深州終莫能有壬寅春

庭湊圍

涿州不得已以庭湊節度成德以兵侍韓愈宣慰衆皆危之愈竟折服庭湊許出元翼大將臧平舉城降由

是再失河朔元和之功於斯而墜帝亦以服金丹之劑

不旋踵而物故矣

甲辰春

敬宗

愍帝

湛

穆宗長子

甲辰

正月

寶歷

二在

在

位三 涖政之初雖知李紳遭謗以貶竟不能召

甲辰正月

攝冢宰忌紳譖毀言初不欲立上貶端州司馬翰學章處厚獨言紳為逢吉陷上悟會禁中得紳請立已疏悉

焚譜書後有雖用裴度李絳之賢終被沮撓

穆宗癸卯

言者不復聽 帶平章逢吉謫出之甲辰六月上見奏狀無平章事章處厚言逢吉所沮遂加平章丙午正月請朝逢吉大懼

二月竟授司空平章事乙巳四月李絳左僕射十月逢吉誣以足疾授少師分司

李逢吉以一

小人用事八關十六子交結附麗妬賢嫉能朝政竟為

之濁亂

甲辰正月逢吉攝冢宰鄭注得幸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授守澄肆志無憚其黨有張

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傳會者人八人皆任要劇人目為八關十六子凡求請

先賂關于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者雖韋處厚好善惡惡多所匡救宏益

乙巳處厚終莫能以勝其黨與之衆帝於聽納雖亦有

足稱者如從李程之諫而罷營殿甲辰五月丞相程諫請回木石奉山陵從

之感處厚之言而賜錦綵月十德裕不奉造盤條之詔他條

反刀處厚不奉徵鷲綾錦之命裴度諫洛陽之巡皆為之

寢罷

九月詔浙西造盤條撩錦千疋李德裕不奉詔隨罷乙巳十二月急詔宣州徵鷺揚益兩浙索奇文

綾錦處厚不奉命即止自即位以來決意欲幸東都諫皆不聽丙午度從容言宮室荒圯宜假歲月修葺然後可行曰如御言不往亦可似此非一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年不親師傅以化奢侈是以嗣位甫及易月忘哀

宴樂昵比小人遊戲無度賜予無節擊毬手搏甘為下

流之態性復褊急捶撻官人夜獵還宮酒酣入室滅燭

之變身死於劉克明等之手可謂自貽伊感者矣

丙午十二

月夜獵還宮與宦者劉克明蘇佐明等飲酣入室更衣燭忽滅克明等弑室內

克明既行弑逆

矯制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誅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是為

太宗吁

此下增廣通略

元和之禍穆宗失賊不討故羣阓狃於

為逆卒不能免於其子且二三日間官者三易君而宰

相曾不預謀以裴度身為上相處之猶如此唐之紀綱

蔑有存者矣文宗

獻帝

昂

初名涵穆宗第二子丙午十二月即位丁未太和九開成五在

位十年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

儉出宮人

詔非有職掌者出三千餘人

放鷹犬

五坊量留校獵外悉放之

省教坊

等冗食千二百餘員罷組綉彫鏤之物遵用舊制竒日

視朝輟朝放朝並用偶日

稽敬宗之失

中外相賀以為太平

可冀

皆即位初月

大歷以來節度多出禁軍忠武王沛卒廷

臣始奏以太僕高瑀代中外又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丁未夏大歷來禁軍皆倍息稱貸富室賂中尉求節度動億萬計隨厚斂以償執政不得預至是始從裴度韋處厚

處厚之請

當是時裴度韋處厚相

丙午裴攝冢宰處厚平章事

使信任責

成誰曰不可奈何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史稱其仁而少斷可謂一言以蔽之者矣已而朋黨相軌而邪正莫辨官官縱橫而制御無方朋黨

之際始於牛僧孺李宗閔之對策

憲宗舉直言僧儒宗閔對策譏切宰相李

吉甫吉甫德裕父也

成於揚汝士之掌貢舉

穆宗試士考官汝士等私宗閔督德裕上

言汝士宗閔等皆貶自是宗閔僧儒與德裕分黨

及是裴度薦相德裕而宗閔

有宗人助先相

已酉八月

未幾宗閔復薦僧儒相

庚戌正月

共排

德裕德裕節度西川密奏邊防籌略僧儒居中沮之

辛亥

德裕奏收復維州陳出師之利僧儒沮之詔還吐蕃吐蕃盡殺降人甚慘上亦尋悔於是尤僧儒召德裕而

憾益深於是上罷僧孺

壬子十二月出鎮

相德裕

癸丑二月

而宗閔

亦罷

六月

踰年德裕復以諫用李訓罷

甲寅十月訓守澄謀召宗閔罷德裕

而宗閔再相

十月乙卯鄭注求省官不許毀之
六月貶刺明州八月貶潮州司戶

前後四

十餘年兩不相下然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帝竟不

能辨致使李訓鄭注用事凡不附己者皆指為牛李之

黨而逐之

訓注忌德裕宗閔之寵凡嘗所惡
者皆以為黨人逐之班列幾空

人人駭慄

連日霧晦帝乃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無補

於事矣官官之禍始於明皇

高力

盛於肅代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

恩蔓延於德憲

竇文場霍仙鳴陳弘志等

兵柄在手輒行弑逆劉蕡

對策極陳其禍且曰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

將則行無不孚矣考官畏避竟不敢取

戊申三月上親策賢良昌平劉

賁對切直考官馮宿徵服畏官官不敢取時裴休李郇杜牧二十二入中等郇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上疏乞回臣所受官旌賁不報賁由是終柳州司戶上乃以宋申錫為相謀莩

夷之道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喻以密旨反為璠所賣

竟譖貶以死

上見憲敬弒逆黨猶在守澄尤橫謀之申錫庚戌七月相引璠喻旨反告守澄注二

人以上弟漳王湊賢令人誣申錫謀廢立上信之怒守澄即欲屠其家馬存亮固爭遂貶湊縣公申錫開州司馬卒於是又謀之李訓鄭注

訓初名仲言逢吉從姪陰險善謀注以方技依李愬

見知監軍守澄訓見注注介之謁

守澄守澄即以注術訓經義薦帝弘志守澄先後伏誅

元和逆黨略盡

陳弘志弒憲宗時為山南監軍乙卯九月訓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十月

先除守澄觀軍容奪兵權至是遣中使就第酖之訓注本因守澄進人皆快守澄之死而疾訓注之陰狡也

注又謀奏請中尉以下盡送守澄葬以鳳翔親兵入護

注乙卯九月出鎮鳳翔

闔門悉誅訓慮注得以專功乃先為石榴

甘露之謀此乃小人行險僥倖之術幕起兵露仇魚未

殲而兩省金吾百司吏卒及販賣其中死者凡一千六

百餘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與訓皆腰斬於獨柳

之下注亦斬于鳳翔矣

乙卯十二月訓奏甘露降金吾左仗石榴樹上命仇士良魚志

弘帥諸官者住視既至風動幕起執兵者衆驚奔告變
士良等反縱神策兵出閤討賊死者千六百餘人士良
誣涯等同反以訓為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
餗舒元與李孝本八族獻廟腰斬親屬孩穉無遺又斬
注鳳翔羣閹且知上亦預謀出不遜語上慚懼閔默自
滅其家

是天下事皆決北司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當

時李石為相

時鄭覃同相

忘身徇國紀綱粗植已為仇士良

所深惡遣盜射傷至斷馬尾

戊午正月入朝中途射傷馳歸又邀擊坊門斷馬尾

僅得免

石懼辭位上蔑如之何也未年自比周赧漢獻且

有赧獻受制強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之語泣下沾襟曾

幾何時而物故矣悲哉

庚申正月帝崩

帝崩仇士良矯廢太子

初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為太子士良以立不自己廢之

立穎王為皇太弟即位是

為武宗

肅宗第五子

庚申正月即位

帝英敏特達

雄謀獨斷自相德裕一意委任故能振已去之威權克

上黨

即澤路癸亥昭義劉從諫卒姪穎自立德裕奏命河北三鎮討之威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皆聽命

與河中陳夷行河陽王茂元河東劉沔協力致討甲子八月積窮蹙其謀主郭誼梟穎首滅其家自贖五州平

并誅

取太原

甲子河東都將弁迓李石二月河東軍戍榆社者擁呂義忠自取太原禽弁盡誅亂

卒皆易於反掌自穆敬以來河朔三鎮相繼再叛藩臣

桀驚亦為已甚至是招諭討亂既悚息聽命每遣使至
面諭禍福竟不敢有異志禍亂略平紀律再張德裕功
業卒為晚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然亦帝之明
於知人有以致之也獨惜帝於仇士良雖不能無援立
之功然陵迫先帝殺二王一妃四相貪酷二十餘年典
刑亦所當正顧乃封國公寵觀軍容使之從容致仕死
後有發其藏兵數千乃削官籍賁晚矣

甲子六月死初
士良請老其黨

送歸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
以奢侈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

慎勿使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亡知憂懼
則吾輩疏矣其術如此其黨拜謝而去
若夫躬受法

錄

庚申九月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禁中修錄親受錄馬

築望仙觀

乙丑五月作于神策

軍

立崇玄館學士

十月拜衡山道士劉玄靜銀青光祿崇玄館學士

不能不惑

於清虛之教雖毀佛寺遣僧尼歸俗

乙丑七月兩都毀寺四千六百餘所

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廢祇僧二千餘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有不同耳至於餌金丹加躁急

已覺有疾而道士方以為換骨

八月後旬日不能言而帝

崩矣

丙寅三月

官官馬元贄立光王怡為皇太叔即位是為

宣宗

元 聖 忱

初名怡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敬文武之叔丙寅三月即位丁卯大中十三在位十三

年

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為不慧益自韜匿羣居遊處

未嘗發言及為太叔監國憂感滿容接遇羣僚裁決庶

務人始見其隱德焉既即位閔旱灾而減膳撤樂理囚

出宮女

丁卯三月理京城
田出宮女五百人

好儒士而微行以訪貢舉得

失胷法祖宗則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讀之而正色拱手

戊辰正月

觀金鏡論賢不肖而得致太平之道

三月命令狐
絢讀太宗金

鏡至任賢享福任不肖罹禍
日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

命宰相每斷自宸衷左右

無知者丙子仲京兆之權雖帝舅莊史必督足積逋而後

赦丙子以京兆不理命韋澳首掖治帝舅鄭光莊史督足逋租釋之由是豪右斂迹除御史用

循吏之子孫已巳與宰相論元和循吏首擢韋丹子寅為御史擇邊帥以儒臣

易貪暴見後服黨項注又壬申欲擇邠寧帥難之與中書舍人畢誠論邊曰頗收近在禁庭即以為邠

寧節度使重刺史之選或取諸樵夫父老之言甲戌獵苑北遇涇陽樵夫

知李行言殺強盜數人匿軍家者貼名殿柱逾月除刺海州乙亥獵渭上遇醴泉父老禱佛留縣令李君奭謂

有異政及懷州刺史闕手畢持除或戒勿謂八千里遠而善惡皆知戊寅

于延陵入辭赴建州問知有八千里遠成之悖懾夫絡到官不職罷或因長日一局棋之

詩疑其不能理

陶擬李遠刺杭州上舉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陶曰詩人托以為

高興耳上曰且詔刺史不得外徙必至京面察且令往試之督責令狐絢謂刺史非人則害百姓故欲

一一見之而後遣

丁且詔刺史不得外徙必至京面察而後除上見絢故人刺隣州謝表問

絢曰省迎送耳上曰刺史非人害百姓故欲一一見之今廢格不行宰相有權可畏絢汗透重裘惜官

賞則遷轉必校歲月以為名器不可私

壬申定侍從轉官日月尤重學

士遷官必校歲月謂名器不可私近臣

鄭光節度猶易以統軍之職

癸酉帝

光厯平盧河東二鎮入朝與論政極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

惜章服則當時重緋紫

之榮

甲戌牛叢刺睦州賜紫遽曰且賜緋嘗具緋紫數襲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惠小民則罷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乙亥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

代下戶租稅

均差役則據貧富輕重置簿輪差

乙亥詔州縣役不均自今

據人貧富役輕重作役冊送刺史押訖鎖縣廳有役據簿輪差

欲知州土風物及諸利

害則纂次一書號處分語

乙亥密令韋澳纂後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

處分本州事驚人書中語也分去聲

樂聞規諫則從諫而止華清之幸

丁丑

諫臣論止 屈意以從合理之言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當於理屈意從之

盥手以

讀大臣章奏

得大臣章奏必焚香盥手讀之並丁丑

睦兄弟則作雍和殿

數臨幸以盡歡

丁卯 重威儀則每臨朝無惰容接對羣臣

如賓客而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至於誅宦官而除

元和之逆黨

自即位以來治裁憲宗黨官官外戚東官屬誅竄甚衆他日與令狐絢謀欲盡誅

未服黨項以寧河西

辛未知党項反由邊帥奪其羊馬或妄誅殺遂選儒臣代貪暴党項

安壬申除單誠邠寧招諭之黨項皆降

取河湟而復百餘年淪沒之疆土

已巳復三州七關辛未置歸義軍於沙州節度張義潮定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一州盡復河湟地於

吐蕃故史稱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夫豈溢美但其所不足者初年君臣務反會昌之政貶

德裕賢臣

初上素惡德裕之專即位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便我

毛髮洒浙愚謂霍氏之禍萌於驂
乘李氏之貶豈亦萌於奉冊耶吁
復僧尼弊事丙寅五月大赦

增置佛寺又其大者則懿安郭太后帝嫡母也事不以禮一

夕暴崩為世所駭太后穆宗母汾陽之孫上母鄭后為侍兒時有怨又疑預謀戕憲宗故奉

養禮薄郭后怏怏戊辰一日登勤政樓穆敬文武四君

帝嘗北面事之者也一旦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丙子

吏部尚書李景讓迎上意言穆宗陛下兄拜兄尚可敬文武兄之子拜姪可乎乞出四廟而還代宗以下百官

議不決乃止眾皆薄景讓晚年寵愛少子不定儲位魏謩上言繼之

以泣不聽辛未謩證之裴休奏請裴休乃曰若立太子

便是閑人崔慎由以建儲對旬日斥罷

戊寅罷相

其昧君人

之大體甚矣獨受法錄

即位初受錄劉玄靜

餌金丹躬臨前人之

覆轍未幾躁渴

戊寅春

明年疽發於背而莫之救矣

己卯八月

惜哉帝疾不見宰相密以夔王屬中官王歸長既崩王

宗實殺歸長

宗實亦宦官

迎帝長子鄆王立之是為懿宗

初鄆

王溫長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而非次故久不建儲或者謂文宗之立裴度

曾不預謀宣宗之立德裕亦碌碌拱手蓋至於此觀密以夔王屬歸長而不及宰輔則知唐之紀綱大壞久矣

裴李二公豈不欲預之哉往往勢有所不得行也吁懿

宗恭淮

改今名庚辰咸通十四年在位十四年

以中庸之資縱驕奢之習戒

壇度僧

壬午勅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佞佛怠政數幸諸寺賜予

無節彗星告變天戒昭昭帝不惟冥不知悟反宣示中

外稱以為祥

甲甲三月彗出婁大史奏星名含譽瑞星也請宣示中外編史冊從之

未幾

路巖保衡繼處相位貶逐名德納賄崇私濁亂國紀

甲甲

八月巖相多不法庚寅上督韋保衡相浮淺自肆

帝又耽好音樂殿前供奉伶

人常近五百頻數遊幸而內外諸司扈從動至十餘萬

丙戌以樂工李可久為左威將軍愛其新聲拒諫不聽

丁亥

初年浙賊裘甫大熾命王式觀察幸爾討平

己卯浙東賊三萬攻

陷州縣庚辰以前安南都護王式觀察將諸道兵討之八月伏誅

南詔寇陷諸郡高駢

招討交趾始復

自丁丑李涿侵羣蠻致南詔之患丙戌高駢安南都護進兵圍交趾城克之南

詔通安南始平

九年

戊子

徐賊龐勛攻陷五州康承訓乞以沙陀

自隨乃克奏凱

徐州戌卒叛推勛為主陷宿徐濠滁和五州命承訓等八萬進討乞沙陀朱耶

赤心自隨已丑入徐平勛沙陀本西突厥種姓朱耶名赤心上嘉其功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其子也

上益

荒淫不親政事

己丑

悼同昌而殺醫官

庚寅八月上女同昌公主卒痛悼之

殺醫韓紹宗等二十餘人親族繫獄又三百餘人宰相劉瞻與京兆溫璋力諫上怒貶逐信讒言而

逐忠諫

巖保衡譖瞻與醫通謀貶瞻驪州又貶璋振州

削軍賦以飾伽藍困民

財以脩淨業今年幸安國寺

辛卯幸設萬人齋賜講僧梅檀寶座二各高二丈珍

絕玩精

越明年迎佛骨諫者甚衆乃曰生得見之死亦無

恨未幾而晏駕亦可哀也矣

癸巳正月迎佛骨鳳翔四月至京六月不豫七月崩

邵氏曰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入禁中十五年有陳

弘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不數月

崩

皆迎於鳳翔法門寺仍送還

昌黎有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

知言哉

邵氏博聞見後錄

僖宗

帝儂

懿宗第五子官官劉文浹韓文約所立癸巳七月即

位甲午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光啓二文德一在位一十六年

帝幼冲嗣位改在臣下

南衙北司互相矛盾

甲午

逮擢田令孜為中尉時年已十

四專事遊戲不親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

乙未

且自懿

宗以來奢侈用兵賦歛愈急關東旱蝗百姓流殍蜂起

為盜其時濮賊王仙芝

賊黨尚讓

擁衆數千起長垣者已一

年至是鹽賊黃巢

曹州人屢舉不第嘗與仙芝販私鹽

嘯聚影從橫行山

東民困重歛應者如響

乙未四月

越四年仙芝敗亡

戊戌二月招討

魯元裕俘斬五萬
斬仙芝于黃梅

其黨尚讓率餘衆歸巢自嶺南趣襄

陽大為劉巨容

山南節度

曹全晟

知領切江
西招討

所敗遁逃渡江

或勸窮追賊可盡也迺曰朝廷喜負人不若留為富貴

之資致使轉掠江浙

已亥饒信池宣歙杭等
十五州衆至三十萬

復自采石

北渡圍天長六合高駢畏懼托疾玩寇

駢淮南節度為
諸道行營兵馬

都統度力不敵不

又使得以長驅中原陷兩京汙宮闕

出戰庚子七月

七月賊采石渡江臨滁和渡淮至十一月陷東都留守
率衆降十二月陷長安金吾率文武迎霸上舍令攷宅

僭大號

僭稱皇帝國號
大齊改元金統

殺百官屠宗室在長安者無遺

類

宰相豆盧瑑及百官廣德公主及宗室

先期令孜奉乘輿奔播

十二月甲申令

孜以神策五百奉上自金光門出惟四王及妃嬪十人從

次鳳翔次興元明年幸成

都

辛丑正月

帝在流離日夕惟與官官同處踈薄外臣勸戮

諫輔

先是庚子拾遺侯昌業疏賊滿山東上不親政令孜專權事上大怒賜死至是辛丑拾遺孟昭圖疏

多難之時中外當一脈不宜專覩官官令孜屏不奏遣人沈於墓順津最後乙巳補闕常濬疏言上姑息方

鎮太甚令孜諧之賜死

尚賴一時忠義如節度鄭畋慷慨迎謁

庚子

十二月上趣駱谷鳳翔節度鄭畋謁上

辛丑

請留車駕上屬以糾合鄰道勉建大勳斬使敗賊賊遣將召畋畋斬之三月賊寇鳳翔畋大敗之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傳檄天下遮蔽京西

時上在蜀詔令不通皆謂朝廷不復振得撤爭發兵應之賊不敢寇京西未幾鳳翔司馬作亂攻奔行在相天

子癸卯

李克用舉兵忠義奮發梁田渭橋載戰載克不半

載破賊復長安

克用李國昌子壬寅河中留後王重榮患賊強都監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曉

勇有強兵有狗國心至賊不足平王鐸在河中以墨物召之十一月將沙陀萬七千至癸卯二月軍乾沱與河中易定忠武合軍與尚讓十五萬大戰于梁田陂賊大敗三月軍渭橋與巢戰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繼之賊奔四月自光泰門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為河東節度使

已而追亡逐北解陳圍授中牟降尚讓賊隨授首

甲辰二月

巢圍陳州五月聞克用至引去趣汴克用追及中牟大破之讓帥衆降六月李師悅與尚讓追勸之巢衆殆盡

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降
巢起乙未四月至甲辰六月滅凡十年
車駕還京功

在第一

乙巳正月上發
成都三月至京

朱溫者本巢黨來降賜名全忠

溫起碭山賊巳亥歸巢壬寅
九月見賊勢蹙以同州降

妬功嫉能構怨克用八表

入奏朝廷既無處分

初甲辰五月尚讓降後克用糧盡
還汴營城外全忠固請入城上源

驛置酒克用乘酒語侵之全忠不平發兵攻之克用縋
城出七月還晉陽前後八表請按問誅全忠上但優詔
和解克用不平令孜又以官孽專制內外時事甫定遽取王重

榮鹽池奪之

中和以來安邑解縣兩鹽池河東節度王
重榮奪之歲獻三千車乙巳四月令孜奏

請兩池復隸鹽賊自兼推鹽使且徙重
榮別鎮重榮論訴不已求救於克用

克用遂與重榮

表清君側

乙巳十一月
克用迫京城

上幸鳳翔

十二月令孜奉上自
開遠門出丙午正月

克用還鎮與重榮同表
請上還宮請誅令孜

令孜劫遷乘輿又復有寶雞興

元之幸

正月令孜請幸興元不從是夜引兵入宮
劫上幸寶雞入散關三月車駕至興元

不但

京城荐被焚掠幾無子遺

初巢焚蕩而去諸道兵入城
縱掠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

遺而朱玫至奉襄王煊奸天位已遙尊上為太上皇帝

煊肅宗玄孫有疾從上不及為卯寧節度朱玫所得以
令孜天子左右終不可去三月奉煊監國十月長安百

官勸進煊即位孜將王行瑜禽攻斬之煊
奔河中王重榮執殺之詔行瑜靖難節度令孜自知不

為天下所容以揚復恭自代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

瑄

丙午四月

後雖削官爵流端州竟不行也

丁未二月至昭宗癸丑四月詔

敬瑄令救謀反西川王建同日殺之

上踰年還京僅逾月而崩矣

戊申二月還三

崩

復恭立壽王傑為太弟即位是為昭宗

景文

改今名懿宗第

七子戊申三月即位己酉龍紀元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一在位十五年弒崩

帝體

貌明粹有英氣憤朝廷日卑慨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其

在藩邸時素疾宦官及即位揚復恭恃功不法上意不

平

辛亥九月復恭使人殺上舅黔南節度王瓌上怒復恭致仕甲寅八月李茂貞獻其私書伏誅

政事

多謀之宰相善矣然當時內則宦官盤據而枝蔓難除

外則藩鎮彊橫而忠邪莫辨李克用有興復大功苟非
反逆尚將十世宥之而張濬夙懷私恨一聞全忠之訴

力以為當討孔緯贊之未幾河東敗績徒失待功臣之

典

庚戌克用攻雲州不利雲州防禦使請討克用全忠言克用終為國患請因其欺討之三省以下多謂不可

上亦謂有興復大功不從克用素薄張濬以其頌覆濬怨之時為相力謂當討孔緯贊之於是詔削官屬籍進討濬等欺貶復克用官籍李茂貞驕橫不遜因為可怒杜讓能忠

諫謂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不用其

言反致三橋之迫至殺讓能以弭變

癸丑茂貞請兼鳳翔不遂上表不遜

上命太尉讓能掌其事討之力諫不聽茂貞約邠寧王
行瑜合兵六萬禁軍望風潰進攻三橋表請誅讓能始
還舉措失宜叛者四起三帥稱兵入京擅殺宰相乙卯五月

邠寧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犯京師殺兩宰相
等房欲行廢帝立吉王保闡克用舉兵適歸六月克用

大舉討三鎮大懼或傳行瑜茂貞欲迎車駕七月上懼
迫趣南山八月克用移軍敗行瑜黎圍行瑜挈族走克

用追斬之邠州平克用表
請還京進克用爵晉王
茂貞荐犯京師至幸華州丙辰

七月茂貞疑朝廷討已犯京師韓建
請幸華州茂貞焚掠宮室市肆殆盡
韓建以兵圍行宮

奏罷諸王統兵至殺十一王又奏放散四軍而天子之

親軍已盡丁巳帝方是時漂泊寄命猶且逐諫臣以塗耳

目丁巳拾遺張道古疏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不知為君御臣之道致此顛覆上怒下詔罪狀宣示諫官貶

苑州司戶迨至還京戊午八月崔胤日以誅宦官為事宋道弼景

務脩死二人樞密庚申流嶺表同日賜死宦官已懼上又縱酒肆怒人

人自危於是劉季述等陰謀廢立幽辱帝后於少陽而以太子裕即位胤既召全忠為聲援賴孫德昭之功幸

而反正季述等伏誅庚申中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乾薛齊胤畏誅謀廢立幽帝后少

陽院鑰門鎔鐵固之橋立太子裕胤召全忠謀反正指揮使孫德昭不平廢立胤聞而說之辛酉正月仲先入

朝德昭斬之胤乃迎上季述彥範齊胤皆族誅以韓全晦張彥弘為中尉未幾胤再請上盡

誅宦官謀泄事急復召全忠以兵迎車駕至使韓全晦

劫上幸鳳翔式遂茂貞之欲

欲上幸鳳翔

全忠攻圍益急

全忠

欲上幸洛陽

上始與茂貞誅全晦與之解和方遂還京

辛酉全晦

聞肩謀大懼謀去之之術肩再召全忠迎車駕全晦迫幸鳳翔彥弼焚官城壬戌全忠攻鳳翔癸亥殺全晦等

與全忠和宦官先後夷滅至是徒黨殆盡

鳳翔誅七十二人全忠密令京兆捕

誅九十人又召還諸道監軍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盡殺之於長安僅有張承業張居翰程匡柔

魚全種嚴遵美五人匿藩鎮免

而全忠之聲勢浸盛全忠之篡謀浸成

未幾表誅崔胤肩亦不免迫遷洛陽

甲子正月全忠表胤專權誅之并其

黨二人遣牙將迫遷洛陽毀宮室及
帝尋遇弒全忠以帝
有英氣恐

民居取材浮渭而下長安丘墟矣
生變乃使李振至洛
與蔣玄暉等弒帝
有唐社稷化為丘墟矣豈非帝英

氣有餘才智不足有一讓能不能用張濬崔胤卒以敗

事耶可勝歎哉全忠既弒帝而立帝第九子輝王祝嗣

位是為哀帝後唐明宗追諡光烈元名祚全忠以其幼
而立之天祐元年甲子八月立丁卯三月

為全忠所篡封濟陰王
在曹州戊辰歲年十七
逾年全忠盡殺昭宗子九王且乙

二月社遣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等九
人置酒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屍池中
當時柳璨及

第不四年而為相巧傾輕佻同列輕之裴樞崔遠獨孤
損三相皆朝廷

宿望 適彗星亘天

乙丑五月

占者謂君臣俱灾璨因疏素所不

快者謂全忠曰此曹怨望腹誹宜加誅戮以塞灾異

李振

亦以爲言於是名德宿望貶逐一空

五月裴樞以下及門胄科第臺省著聲者皆貶

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李振又勸投

之黃河曰此輩自謂清流今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六月振屢

舉不第故嫉朝士

雖足以快璨一時之私忿未幾璨亦不自保

乙丑十二月璨害朝士全忠已惡之又被譖遂殺之臨刑自呼負國賊柳璨死宜矣

而蔣玄暉親

弒昭宗卒遭焚屍之禍焉

同上追削爲兇逆百姓焚其尸王殷譖二人欲興唐祚

雖亂離惡逆之時果無天道哉楊涉輩遂舉鼎授賊而

唐以亡

丁卯三月全忠慕位侍中揚涉為押傳國璽使

南宮氏曰楊涉為人恭

謹觀其始入相時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授賊

則駭其子有勸止之言喪厥良心甘就六臣之列

容齋隨筆

涉子凝式直史館謂父曰大人為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無過况手持天子璽授人奈千載何蓋辭涉大驚神色不寧者累曰迹當時羣臣所為非特有愧萬世清議視殿下

孫供奉亦當愧死入地矣吁

幕府燕閑錄昭宗有猴善拜每每朝謁猴亦殿下拜

敬盡禮號孫供奉温慕位旨令拜賀猴望殿上乃温即叱哮不肯拜伏温殺之

嗚呼唐歷二十

君不可謂不永然為子所迫者三

高睿
玄

為婦所乘者三

高
中

為所弑者一

中

為賊所迫者五

玄代
德
倍昭

為宦官所

立者七

穆
文
武
宣
憲
倍昭

為所弑者二

憲
敬

為所廢者一

昭

為方

士所敗者四

憲
穆
武
宣

為篡臣所弑者二

昭
哀

紛紛不一其聞

深根固蒂之疾莫甚於內豎敢受阿父之稱者有之

田
全

我

視天子為門生者有之

楊復恭遺姪守亮書吾立壽
王才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

如此貞心門生天子李
茂貞所奏私書是也

亂證在此豈獨彊藩哉雖然家

者國與天下之本也三代之君莫不自脩身齊家以正

天下而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

定內難

之

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

太宗

始也納君

之妾

高祖

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

高宗

始也亂弟之婦

太宗

其

後亂子之婦者有之

玄宗

先儒謂唐襲齊隋之風故閨門

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朱子

此其本實先撥矣故宜其治安

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

無事承平百年者也攷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

年享國最為長久其間治體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皆不

無可觀然漢治繼秦唐治繼隋亦不容無辨唐亡之後
其餘酷遺烈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

亂而後止人生斯時何其不幸與

本南宮
氏文

唐有國自高

祖至哀帝凡二十世二百九十年而纂於梁

起高祖武
德戊寅終

哀帝天

祐丁卯

史纂通要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十七

元 胡一桂 撰

李唐既亡司馬氏通鑑直接朱梁繫年紀事以

唐晉漢周為次歐陽公

脩

五代史亦然而文公

綱目自唐天祐四年丁卯迄于己未五十餘年

間惟兩行分注以見其皆不預正統之列而分

注之中先後予奪有微旨存

先晉岐淮南稱唐
天祐而後及深開

平今愚雖本通鑑纂集實折以綱目且寓區區
愚論焉

後梁

五代始於朱溫篡唐是為後梁 姓朱氏更名晃初

鎮汴州篡位都汴後遷洛陽

天祐丁卯篡位年五十三
丁卯開平四乾化二在位

六年宋州人唐僖宗時附黃巢為盜巢僭號偽署溫同州

防禦使溫見巢勢日蹙舉州降都統王鐸承制以溫為

同華節度使天子

僖宗

賜名全忠拜宣武軍重鎮昭宗時

進封梁王宰相崔肩兩召全忠引兵誅宦官比至反圍

迫天子

鳳翔

脅制遷都

洛陽

遂行弒逆

弒宗

昭

勅諸王

昭宗

九子

弒

太后

昭宗皇后何氏

戮朝臣以成其篡奪廢哀帝為濟陰王尋

弒之

戊辰

僭位之初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酒酣忽

以投瓊擲盆中迸散睨全忠曰未三爾碣山一民從黃

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

唐三百年社稷行當族滅何以博為人心天理不可泯

滅如此迹其五六年間大為晉兵所窘齶齶躁忿賊殺

無事

功臣宿將小過多誅

良由夾寨栢鄉戰輒喪敗

戊辰晉破潞州夾寨殺招

討符彥昭辛未晉救趙王景仁及晉戰栢鄉大敗喪師二萬

次魏攻蓆

他歷切

聞晉驚

走

辛未愆師失利力疾發相州魏縣聞晉至士卒懼逃不能禁壬申攻蓆縣虛驚晉兵至宵遁慚忿不勝

武可知也西都寢殿棟折幾壓

已巳一夕棟折慘然謂近臣曰幾不相見對泣

九曲泛池舟傾溺水

庚午二月泛九曲池溺水宮女侍臣扶持登岸為之驚悸者久之

祇以傳笑而已且其不念聚麀之恥釀成友珪之禍白

首屠戮於僕夫馮廷諤之手殆與祿山之死無異回視

前日弑迫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

初溫長子死次

假子博王友文特愛之温徽子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
寵欲立友文為太子次子郢王友珪不平壬申六月謀
之統軍韓勅斬關入温驚問誰友珪罵曰老賊
萬段其僕夫廷諤刺温腹刃出背友珪纂立
均王瑱

初名友貞 誅友珪嗣位都大梁
初鎮大梁 癸酉二月立 癸酉乾化四貞明五龍

德三在位 以義討賊成功固宜
癸酉二月均王趣統軍 表象先入友珪趨垣樓

下今廷諤先殺妻張氏 然梁與晉仇已非一日克用雖
次殺已廷諤亦自到

死而存勗英勇温猶憚之况友貞乎使其處此親信舊

臣委用宿將治内攘外猶懼不保顧乃因友敬之亂
亥

友敬謂重瞳當 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張漢鼎輩
漢 漢 傑 漢 倫

為天子以亂誅
火 梁 通 要
三

漢融皆德妃兄弟

屏棄敬翔李振王彥章等遂使羣小弄權賣

官鬻獄政事日繁宿將憤怨士卒莫為之用雖溫恭儉

約無荒淫之失何足道哉未幾唐兵一麾宗祀殄滅首

已漆而藏之唐太社矣

癸未唐莊宗兵直抵梁友貞日夜涕泣置傳固實卧内左右已

竊逆唐帝友貞使皇甫德麟斷其首麟亦自殺莊宗入梁門順之或以其首獻詔漆藏太社

哀哉愚

觀朱溫弑二帝一后殺九王害皇族千餘

塵古龍寺北莊宗時内人

景婉言昭宗遇害時

滅唐三百年天下而有之僅十七年父子兄

弟宗族皆血刃無遺類豈馮廷諤皇甫麟唐莊宗誅之

哉天誅之也范太史謂其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愚則謂其以一身一家一族易一時之富貴萬世之惡名也榮辱得喪果何如哉斯無庸論矣獨惟統緒之傳有足

言者

以下胡成性史論

歐公之作五代史也進梁續唐而不偽

梁而綱目於唐之亡也雖書唐遣使奉冊寶于梁而不以禪位書也雖書梁王晁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而亦不大書開平年號繼天祐之後也至次年

戊辰

即書晉

岐淮南稱天祐五年而後書梁開平二年亦不以唐室

已亡而置其年於梁之下也則知唐之正統不當屬之梁而歐公之論非矣然則唐室既亡正統果可屬之後唐乎吁此正文公微意也夫黃巢僭號唐幾亡矣克用復之三鎮犯關唐幾亡矣克用復之朱溫劫遷天子傾覆帝室唐固亡矣而討賊之義未嘗一日不講焉况夫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克用嘗言之吾王世世忠於唐室張承業又言之則諸鎮忠義誠未有若河東者一傳而莊宗卒伸討賊之義以成復讎之效則正統之傳固當黜

梁而進後唐也是書之作自唐亡後首書晉岐諸國稱
唐天祐年號至二十年而遂以後唐同光繼之而梁年
號皆書其下焉亦可知文公微意所在矣惜其部則沙
陀族則朱邪而所謂李氏者特出賜姓焉此其所以不
得上續唐統而卒以列國紀之也使其真高祖太宗之
子孫吾知天祐之號必大書二十年而繼以同光亦與
蜀之章武晉之建武同矣文公微旨或者若是乎南宮
氏曰朱溫罪戾王莽以來一人而已凶殘淫穢抑又甚

馬作史者宜於唐亡之後直書朱溫去其國號一如王莽于以正其篡弒之惡亦庶幾稍快於人心者或曰梁可絕唐果可進乎曰其年則天祐其姓則賜附屬籍其心則惟欲滅賊以復唐祚大義炳然人心天理之所同與雖未可如昭烈直接獻帝天祐五年正月以前唐帝猶在曹州可書繼此則莊宗未即位以前天祐十七年間

壬午以前

真所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之時

也予而進之使得在大書之列以表其為唐之臣子迨

莊宗自即位則初心已變然後置同光於分書不亦可

乎梁篡國二主十七年亡

起丁卯
終癸未

後唐

後唐莊宗存勗唐賜姓李氏附屬籍為唐復讎滅梁繼

昭宗後故國號唐都洛

癸未四月即位年三十三
癸未同光三年

莊宗

之興本於其父晉王克用王雖出自沙陀節度河東巢
寇之平功在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而不獲伸遂與賊
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

吏恥行墨勅必表奏聞

昭宗以平王行瑜許用墨勅承制封拜

溫既篡唐

王猶用天祐年號

外此淮南吳王楊渥稱天祐岐王李茂貞雖不改年妻稱皇后蜀王建雖

不改年隨僭帝號餘皆用梁開平

觀其答蜀主書曰誓於此生靡失臣

節

丁卯王建書請各帝一方云云

而其戒存勗之辭曰吾討巢賊威振

天下若挾天子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忠孝

誓死不為汝他日當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此其

忠義上通于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

臣體

唐論

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

管見

蓋以此也作

史君子儻於賊梁篡唐之後每晉王舉事

溫丁卯四月
篡晉王戊辰

正月
堯

必持書唐晉王李克用亦庶幾可以明王素志矣

今乃不然於賊梁則進之以帝號而不疑於唐純臣反
斥之以入寇而不恤冠屨倒置邪正悖戾何以為訓乎

以上南宮氏
文增廣之

莊宗以弱齡嗣伯

戊辰正月
嗣王

首破梁夾寨解

潞州

上黨重圍

先是李嗣昭守潞梁夾寨圍之五月親
將周德威李嗣源破夾寨殺梁招討使

朱

溫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

莊宗
小名

克用為不亡矣如吾

兒豚犬耳自是服鎮定

庚午十一月梁趙王王鎔以鎮
定北平王王處厚以定州來降

捷栢鄉

梁討趙王自救之辛未大敗梁軍栢鄉

走朱溫

溫擊鎮定以救燕至

魏舊縣虛驚晉兵至宵遁

破其膽而奪之氣至使有諸兒非彼敵吾

無葬地之言

溫虛驚遁慙憤病劇云云

遂奄有河中

八月梁朱友謙以河中來附

滅燕擒劉仁恭父子繫頸以組獻于太廟

癸酉冬禽守光及其父獻

廟斬守光刺仁恭心血祭先王墓斬之

至兼魏博

乙亥夏軍亂梁賀德倫以魏博降王兼領之德

倫魏博節度

復與梁百戰歷兩載而河北盡平

乙亥六月取德州七月取

澶州丙子降衛州克磁州洺州至六月降邢州取相滄貝三州河北盡平

厥後平契丹

丁丑二月

契丹臨新州王命德威合鎮定救之契丹三十萬敗德威圍幽州遣嗣源等步騎七萬救之八月大敗契丹解

圍拔梁揚劉城

梁甲士三千戍揚劉沿河列柵丁丑冬河冰忽合王亟如魏州渡河急攻皆陷

之拔其城獲安彥之

拔濮陽

戊寅秋伐梁冬大敗梁師進攻濮陽已卯冬復戰河南遂拔濮陽

略

地下邦哭唐帝而還

庚辰八月卦音圭華州縣名

既即帝位

辛巳吳蜀屢勸

稱帝王泣不允張承業力諫將佐諸鎮勸進不已癸未四月即位魏州張承業先期成疾卒

從郭崇

韜之謀策馬渡河友貞授首梁寇殄滅

梁大將惟有王彥章癸未秋引

兵將攻鄆州李嗣源大敗之退保中都十月帝大軍濟河自鄆至中都斬之乙亥日發中都直抵大梁已卯滅

梁僅五日十一月遷都洛陽

告厥成功還三矢于先王意氣之盛何

其壯也當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

其土地王衍恃險踞慢偏師西向劔閣底平

乙酉九月命郭崇韜

副魏王繼茂討蜀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帝國聰明英武敢於有為而亦

當時諸臣李存璋存審李嗣源嗣昭周德威郭崇韜張

承業之力也惜其知用兵之術而不知為天下之道志

小氣驕矜功自喜御下無法性好伶優自傳粉黛共戲

于庭以悅劉夫人

甲申二月立為皇后

李天下之呼至遭批頰而

不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已不足以辱南面之位

癸未冬帝

優名號李天下因戲自呼其名優人敬新磨遽批其頰曰理天下者只一人尚復何呼帝悅厚賜之

至於

寵伶人以侮縉紳

十一月景進勗幸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怒

為刺史

初周

匡陷梁滅梁後匡為陳後儲德源乞二州後景州德源憲州觀軍百戰未有刺史者莫不憤怨後又以王承顏

刺興州丙戌又以嚴旭刺蓬州

而羣臣怨軍士憤任宦官為諸司使為

監軍而政事紊藩鎮怒

天祐以來諸司使代以士人至甲申復用宦官干政事先五百

人至是及千人後復置諸道監軍陵主帥藩鎮憤怒

私貨財以積內府而南郊勞

軍不肯給賜

甲申崇勳請出內府寶貨勞軍不從

恣遊畋以傷禾稼或夜

合圍至士卒墜死

癸未畋中牟傷稼令諫幾殺之新唐諫止甲申畋西苑傷稼冬夜合圍士

卒墜若谷多死乙酉狩白沙皇

其他嚴商稅

甲申孔

擁

鹽池

甲申李繼麟請推安邑解縣鹽

徵已蠲

甲申邗救孔謙復徵始失人心自是不信詔令

借

二稅

丙戌軍食不足

采民女

乙酉官者言官庭空鬼物遊乃命官采民女遠至太原幽鎮三千

餘人

其失人心之事史不絕書加以拒諫諍

甲申薛昭文疏宜以貢獻

賞戰士收燕河南諸軍招集戶口逃亡者省土木擇地收馬勿踐民田皆不從

崇裒克

甲申孔謙租庸

使重斂急征以充帝欲賜豐財贍國功臣

殺功臣

乙酉殺崇勣于蜀官官譖之皇后自為教令使繼岌

殺戮二弟

丙戌殺皇弟保乂睦王存乂崇勣皆宦官言其攘袂稱寬怨望故也

無復君人

之道鄴中之變生於棄恩任威李嗣源蓋過之而不能

止者也

丙戌春貝州兵亂奉趙在禮陷鄴嗣源至鄴軍士張破敗作亂憤帝弄恩任威云克城後盡坑

魏博軍我輩畏死迫嗣源為主嗣
源泣喻亂軍拔白刃環之不止
未幾伶人郭從謙作

亂帝死於流矢臣下歛樂器覆帝屍焚之

從謙為指揮
便二月帝賊

之曰汝負我附崇勳存又又教王温反從謙懼四月率
所部兵反帝中流矢殂教坊人歛廡下樂器覆尸焚之

嗣源歸洛拾骨灰燼以殯

帝殂越三
日至洛

身死國滅善乎歐

陽子論之曰憂勤可以興邦逸豫可以亡身兩言真足

以盡其興亡之故者矣南宮氏曰莊宗果能繼父之志

有忠唐之心則勦除梁寇復唐社稷立其後嗣此上策

也縱不能然則俟賊梁既滅正其罪戾然後播告天下

稱尊享御以紹唐統雖曰不正亦庶幾有以自別於一

時紛紛盜賊之徒矣今乃棄張承業之忠言從吳蜀之

佞說不待滅梁已即帝位而居之

辛巳吳蜀書屢勸稱帝初泣下不從既而

將佐諸鎮勸進不已乃令市造法物承業知諫不聽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誤老奴矣因悒悒

成疾不起壬午冬卒先是丁丑授開府固辭但稱唐官河東監軍終其身

為善不終至無以

異於一時僭取者焉此其欲速不達見小利而大事不

成居位三年身死國滅其有故夫明宗置世本夷人無

姓氏

生父霓為鴈門部將

名邈倭烈以騎射事太祖

克

質厚恭謹

太祖養為子賜名嗣源後更今名從莊宗定天下功居多後

授詔討鄴亂軍變歸汴將謝罪京師會莊宗已有內難

遂入洛百官三上牋請監國尋於樞前即位丙戌四月五年五十九

丙戌天成四年長涖政之初首放宮女僅存老舊之人中官

猶千餘上曰職掌宜諳故事悉用老舊繼斬孔謙悉去者少年悉出之未幾只以百人為額

苛斂之法罷諸道監軍使盡殺之以莊宗由詔北都悉官官亡

誅宦官之逃匿者值亂數百人匿山林或中官宦官以

為常教坊百人鷹房二十人御厨五十人等悉從減省勅中

外母得獻鷹犬奇玩刺史以下母得貢奉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有司遣諸軍就食近畿免得轉運以任

園為相憂公如家朝綱粗立令百官行轉對法置端明

學士以備應對

馮頤趙奉

此皆初政之善

並丙戌年

不一而足自

是以往崇經術則詔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伸橫

經之義

丁亥

命國子監校定九經刊印行之

辛卯

又戒從榮

勿為詩曰吾雖不知書然喜儒生講經義開發人意思

壬辰又曰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非素習徒取笑耳勿為也

恤刑獄則因渾公兒之

失刑減饜十日以謝幽寃

丁亥

州大理官坐失入而遭

貶

庚子

釋裴昭隱等不忍以一馬殺三人之命

壬辰靈武軍將與進

奉官隱馬一疋抵極刑帝曰云云只答而釋之

勸孝弟則隨鄧諸州親疾不躬

養有禁

隨鄧復郢均房父母骨肉疾以長竿逆餉粥食出嫁女夫不遣省者委長吏禁察

滑州

書記匿母服遭誅

孟舉並戊子

敬天戒則脩廣壽殿戒用金

碧

已丑灾既脩有司乞用金碧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侈耶

歲嘗早暵已而暴雪詔

無得埽

庚寅正月曰是天所以賜戒也

答天眷則因鴈門斗粟十錢喜

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

丁亥因蔚州刺史周令武對

論年穀

豐登四方無事又喜謂馮道曰當與公等作好事以答

上天

已丑

閔農則誦聶夷中之討

已丑道對農家豐凶皆病凶則死流殍豐則復

穀賤因誦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創剗却心頭肉帝悅命錄誦便民則罷畝

稅麩錢

城中官造麩減舊半價鄉村聽自造民甚便之

罷鐵禁

聽民鑄農器什器夏秋計畝量

收農具錢

命諸道均民田稅

並辛卯

止遊畋則縱鷹犬以為無

益而有損

辛卯曰嘗從武皇獵獸逸田中得獸餘稼無幾思之有損無益故不為

好聽納

則褒李祥而賜章服

辛卯太原奏地震日久請遣使問疾苦補闕李祥獨奏從之嘉美賜

章服却貢獻則謂李金全

涇州節度

曰御為治如何勿但以獻

馬為事

屢獻却之

又詔京官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諸物

並

辰

凡此皆聖王事也漢武帝唐太宗猶難之帝以夷人

目不知書而所為暗合古訓有如此者其賢益可尚矣

至於每夕宮中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祝曰某胡

人因亂為眾所推云云陳壽翁曰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果生聖人帝丙戌即位宋太祖以丁亥生馬

八年之間年穀屢登兵革罕用粗為小康者惜夫以戲殺

從璨而虧父子之恩

已丑皇子酒酣戲登御榻安重誨請誅之

以誣殺任安

而虧君臣之義

已丑宰相任圜致仕在磁州或謂重誨恐賊乘為患重誨奏誅之宰相安重誨

辛卯出鎮河中石敬瑭誣之被殺并殺其妻及二子年幾七十諱言儲嗣眷戀把

握不肯去手卒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闕父子祖孫數日

而絕

癸巳十一月不豫皇子以兵入侍自河南將千人至天津橋宮中驚上命從珂子義誠處置孟漢瓊

討之從榮敗走禽斬之并其妃子首以獻帝見其死悲駭疾劇七日遂殂身肉未寒家國俱

破亦不學之所致夫閔帝從厚

明帝第二子癸巳十二月即位甲午應順元年

四月廢

嗣位僅五閱月用朱弘昭馮贇之謀

朱馮中書令

命洋

王從璋代潞王權知鳳翔

二人素出從珂敬瑭下猜忌之徒從珂河東徒敬瑭鎮州

命從璋代從珂權知鳳翔

且先是殺其子女二人

從珂長子從吉為指揮使朱馮出為

亳州團練從珂有女惠明為尼
在洛陽召入禁中三日皆殺之
王懼舉兵反以討朱馮

為名兵至陝朱馮皆死

三月帝聞至陝憂駭急召弘昭畏誅赴井死安重進殺贇於第

滅其族傳二人首潞王

帝奔衛州

依王弘贇

王至蔣橋馮道上牋勸進

先是道令舍人盧道草牋譙不從俄聞王至道又趣草對如初同列曰吾輩罪擢髮不足數矣

王入謁

太后太后再下令廢帝為鄂王令潞王繼統王遣人就弒

之遂篡位帝性仁厚敦睦兄弟於潞王本無嫌弘昭之

徒橫生猜間以致禍敗觀菩薩生鐵之謠蓋可知矣

軍士

因賞薄怨望謠曰除去生菩薩扶立生鉄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

潞王本姓王氏

鎮州人母魏少寡明宗為將掠得之已十餘歲

名珂養

為子名從珂長從征伐有功封潞王因從鎮懼禍遂反

篡奪

甲午四月篡甲午清泰三
在位三年二十五遭廢

蓋至是而國姓三變焉

方其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緡及入洛府庫金帛不贏三

萬乃比屋預借五月僦直

無問土庶督繫滿
獄貧者自經赴井

竭左藏傾

太后太妃簪珥給之

僅得二
十萬

繼以邊儲不足徵斂無厭

河東鎮冀魏博民咨胥怨

借粟河東科絹鎮州配鎮冀
民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詔

魏博市糶邦本已為之搖動况啓敬塘之疑心

丙申正月十
秋節晉國公

主上壽畢辭歸帝醉曰何不少留
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益懼

奪敬瑭之節度

五月罷敬瑭河東改

天平敬瑭拒命殺敬瑭之子弟

七月殺其子重殷重喬於京師族其弟敬德其從弟德威亦自殺

以

促其叛哉敬瑭於是請兵契丹

五月反討之七月求援契丹

策馬渡河潞

王曹太后劉皇后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而自焚矣

八月大敗於契

丹十月自焚

後唐有國四主三姓一十二年

起甲申終乙未

而晉取之焉

後晉

後晉高祖姓石名敬瑭本夷人不知得姓之始勇力善

戰事唐明宗愛之妻以晉國公主

明宗女為皇后

鎮太原素與

潞王不協王嗣位徙鎮天平拒命求援契丹上表稱臣

且請事以父禮於是契丹自將

五萬騎號三十萬

赴援敗唐兵

晉陽作冊書立敬瑭為大晉皇帝滅唐都汴

大梁丙申十一月立

丙申天福七

在位七年

即位之初隨割幽薊

計等十六州

幽薊瀛莫涿檀

順新媯儒武靈應寰朔蔚共十六州

與契丹仍許歲帛三十萬及其後契

丹改國號曰大遼

丁酉

上契丹尊號奉表稱臣尊為父皇

帝司空馮道為冊禮使歲輸帛外吉凶慶吊歲時贈遺

玩好珍異相繼於道契丹驕倨不遜責讓無厭國人恥

之敬瑭不恥也以此得國如君道何末年吐谷渾來奔

契丹謂招納來讓憂悒疾殂

壬寅

其亦可哀也矣南宮氏

曰朱文公綱目書晉於契丹之事則曰晉主上尊號契

丹契丹於晉之事則曰契丹加晉王尊號所以著假兵

助逆割地棄民之罪其惡契丹而賤敬瑭也甚矣嗚呼

嚴矣哉齊王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高武五子皆早卒

重睿尚幼故養齊王為子嗣位

壬寅六月立癸卯仍天福號甲辰開運三在位

三年違大臣衆議

馮道等議奉表稱臣告哀契丹

信景延廣狂策

指揮使延廣以

立帝為己
功始用事

告哀契丹但致書稱孫而不臣

壬寅六月

契丹大

怒責讓

七月使來

決意入寇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又為延

廣所沮

癸卯三月

且對使者喬榮大言以激怒之曰先帝北

朝所立今上中國所立為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當時天下大蝗大旱民不堪

命方且今年遣使括民粟

癸卯六月十日
月兩借粟

明年分道借民

財

甲辰夏三十六使借財
秋遣使諸州借錢帛

乃不量國勢肆口興戎繼而

馬家口咸城陽城之捷

甲辰大敗契丹于馬家口三月
大敗之於咸城遂引歸乙巳敵

聞克秦州來圍官軍陽城會大風奮擊大敗之敵走歸幽州 遽謂無虞驕奢益甚四

方貢獻皆歸內府廣脩宮室厚賜伶優委任馮玉 馮后弟為

相 踈黜維翰 甲辰或言禦敵非維翰不可復擢用 玉弄

權受賂 乙巳 朝政日壞又不悟契丹之狡謀信趙延壽

劉延祚之詐請 延壽先叛降敵丙午秋詐請歸朝乞兵 應援九月敵屢敗使其瀛州刺史延祚

詐請內附乞 命杜威李守貞張彥澤大舉北伐以迎之 兵玉皆信之

十二月 至中渡橋 瀋沱 與虜遇威擁兵不救官軍之敗 奉國

都使王清步軍使宋彥筠與 虜爭橋威約敵不赴遂敗死 境內皇皇猶且調鷹苑內

排沮人言

維翰見危亡在即上言辭不見

未幾三將叛降

敵誘威曰趙延壽威望輕

果降以汝

帝中國 彦澤且倒戈自封丘門斬關而入矣

丁未正月敵以

彦澤掠劫屠害京城斬於市

主既表降維翰死國

以大臣不逃彦澤利其背殺之延

廣就禽敵詰橫磨劍安在計籌伏辜扼吭而死

虜面詰十事每

伏一事轍受一籌至八籌伏地請死

鎖之正月北遷同守者怠扼吭而死 負義夫妻子母北

遷黃龍

丁未正月敵以晉主為負義侯與李太后馮后弟重睿及二子馮玉等百餘人遷黃龍府 晉

祚以滅敵主至京

敵主耶律德光

以馮道為太傅令百官朝賀

正月至服通天冠降紗袍執大圭 登崇元殿令百官行入闈朝賀禮 亡何大掠括錢帛載

府庫之實以行

三月

至藥城而死割腹實鹽數斗蓋藉以

免小白之泚云

四月死年四十六其母不
不哭曰待諸部寧葬汝

愚嘗論之曰

嗚呼欲圖其終先慮其始敬瑋於契丹感援立之恩舉

中國而附庸之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心心小心僅保危

喘而齊王乃欲抗衡之是誠以孫叛祖以臣叛君不亡

得乎此愚於石晉直斥之為契丹附庸之國而不以中

國之君常理論也吁其然乎其不然乎晉有國二主十

一年

起丙申
終丙午

契丹滅之而漢興焉

後漢

後漢高祖姓劉氏名知遠更名暠

音果

其先沙陁部人居

太原與石敬瑭俱事唐明宗敬瑭即位遷河東節度使

齊王時封北平王契丹滅晉初亦奉表已而知其不能

居中國齊王北遷乃即位晉陽及耶律德光遁死乃入

都汴改國號曰漢

丁未二月即位年五十三丁未行天福十二年戊申淳祐元在位二年

初高祖擁步騎五萬居太原重鎮晉主與契丹結怨知

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初無邀遮救援之志

及聞契丹入汴但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而已晉主既

北中原無主於是從郭威

蕃漢孔目官

揚邠

都押牙

之說始正

南面雖不忍更天福之號無補於事矣

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

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即位之初因夫人李氏之言不忍戕民生

生之資傾內府以賞將士固已賢於路王遠甚

三月初議率民

財行賞李氏諫謂創業河東未有惠澤先奪其生資非新天子救民之意用宮中所有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從之中外大悅隨立為皇后而陝晉諸郡一聞晉陽稱帝爭殺契丹

使者遣使奉表稱欵之不暇

丁未二月晉州大將樂備殺守將降陝州趙暉奉表

降王守恩殺遼使以路州降三月武德行乘亦可以少
虛取河陽奉表來歸六月晉藩鎮相繼來歸

舒中國之正氣矣惜其素非婦除亂略之才又無積行

累功之實乘時而興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從益子母

表迎而復誅

丁未五月遼蕭嗣瑋立唐明宗子從益為帝於京師六月遣薛從義入京清宮密令

殺從益及王淑妃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何不
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先是太妃處分繁臺之卒何辜而遭戮遠留幽州兵千
已奉表迎帝

月盡殺於繁臺

殺張璉而滅稟信誓

同上幽州將張璉將兵助重威守鄴城久不下璉先

邀信誓許歸鄉里及降殺璉等數十人

赦重威而不正典刑

同上重威罪大乃赦為太

傳每出路人擲瓦礫詬之戊申正月帝殂秘不發喪詔稱重威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三子皆斬之礫重威屍於市爭取其政事如此何以長世乎隱帝承祐高祖第二子戊

申二月即位戊申乾祐三在位三年即位以來委任大臣有楊邠宰相以總

機政有郭威樞密以主爭代有史弘肇待衛都使以典宿衛有

王章三司使以掌財賦各任其職河東永興鳳翔三鎮判

命三月詔徵永興思綰詣闕疑懼至長安率其徒三百人突入府城亂李守貞聞重威死據河東反四月王

景崇以鳳翔叛降蜀郭威進討八月逾年底平己酉七月守貞及妻

殺之是歲景崇與其家人亦自焚於是浸以驕縱嬖倖用事外戚預政

太后親戚 邠等裁抑既已斂怨帝年漸壯亦厭為大臣所制

加以羣小譖誹譖邠等專權終至亂 以為信然遂與所昵李業聶

文進樞密承旨 後匡贊飛龍使 郭明允茶酒使 等密謀一旦以無

罪殺邠及肇章於東廡下十一月三大臣入伏甲士殺之 又遣密詔誅

王殷於澶州誅郭威王峻於鄴都威平三叛留守鄴都 天誘其衷

機事敗露密詔節度李弘乂殺殷馬步軍使郭崇威曹威殺威峻弘乂以詔示殷殷遣使以詔示郭

威 威入朝自訴今崇威將騎兵前驅自以大軍繼之 至封丘王師禦之帝

不從太后之戒輕出勞軍敗績將還復回奔趙村民家

身死於郭明允之手

太后曰威勳舊非死切身不至此但飛詔諭之必有詞君臣禮猶在

慎勿輕出不從軍既敗奔民家允明刺刃於帝隨自殺
軍士追斬文進匡贊奔兗州執獻伏誅李業奔陝盜殺

之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司馬氏曰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信然矣愚謂使隱
帝能親賢遠佞以德行仁培其根而厚其基猶懼不固
况無故而屠其大臣以促之哉則其以黃屋之尊逃民
家而死非不幸也亦宜也後漢有國二主四年

起丁未
終庚戌

而周取之焉

後周

後周太祖姓郭氏名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父簡晉刺
史威少孤年十八以勇力為軍佐漢高祖興運拜平章
事隱帝世留守鄴都帝密詔殺威事泄威入朝自訴帝
奔死亂兵威奏太后請立湘陰公贇贇父崇高祖母弟
節度河東使人問誠疑如何威微時刺項為雀兒人皆
稱郭雀兒威指謂之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崇信之
贇至宋州威已先為軍士推戴請奉太后為母

李太后

廢贛為湘陰公

威即位十日殺贛宋州是日崇即位威晉陽更名旻因號漢詳見後割據論

乃入即位

辛亥正月即位年四十八辛亥廣順三甲戌顯德一在位四年

國號周

制稱周號

政之後宜號大周

都汴泣政之初立相得人王峻夙夜盡心知

無不為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議

論慷慨善開主意帝首詔罷進美餘

倉場庫務掌納官母得收斗餘稱耗

舊進美餘悉罷

服御器用務從儉朴太官常餽一切減損珍巧

祥瑞不得進奉

辛亥正月

漢宮寶器命碎于庭又詔百官有

益國利民之術封事直書勿事浮華其崇先聖也奠謁

孔祠躬拜墓下

士子拜墓命葺祠禁孔林樵采

且官孔顏之子孫

立命孔子

四十七代孫仁玉曲阜令

顏子孫主簿便令視事

其立法除弊也定訴訟法

九月

訟必先州縣及觀察使不直乃詣臺省代書牒者必書姓名居處無代執素紙必須已事定稅牛皮

法

十一月初漢法犯私皮一寸抵死李穀建議均於田畝計田一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公私便

之罷營田務

同月前世使戎兵屯田於邊唐末宿兵處皆置營田後又募富戶承佃戶部置官總

領或丁多無稅或庇奸盜州縣不能詰今罷營田務除租牛課

朱溫擊淮南掠牛千萬給東南農民

使輸租歷數十年牛死租在帝知民苦除之

率多便民之事其救荒也契丹

流民入塞而加恤

壬子瀛莫大水溢民數十萬居河北詔所在賑存

南唐就糴

過淮而不禁癸且諸州發廩減價濟民必分命朝臣以董

其事甲寅其誅罪顯忠一無私意也葉仁魯坐贓雖帝故

吏而不貸癸丑仁魯萊州刺史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尺錢千緡賜死曰汝自犯法吾無如之何

馬全義忠於所事雖屢挫帝而加擢同上全義李守貞騎士帝曰此人忠

於所事在河東屢扼吾權指揮使其待方鎮也入朝買宴錢則罷之壬子

至於征彥超慕容彥超反壬子親征自都至兗州平贓僅八日彥超與妻赴并死并斬其二子

王峻恃功驕恣不遜誅王殷癸丑恃功專權鎮守皆其

所自取史冊所書有足稱者亦可謂賢君矣臨崩慨然

有感於唐十八陵之發遺命瓦棺紙衣刻石誌墓又可謂達人大觀者獨惜其以黔人而為天子雖出於勢迫

變生然愚觀其嘗諷李穀以微言

初討河東人望已屬穀為轉運使數以微

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

李驥亦謂其心終欲自取

驥太原少尹私說劉崇曰

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崇怒斬之後發湘陰崇始哭之為立祠祭享

設心久矣特待釁而

後發耳豈真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哉作史者乃歸之將士裂黃旗以被體扶抱擁迫吾誰欺欺天乎世宗榮太祖柴皇后兄守禮子也太祖無子養以為

嗣封晉王太祖崩

甲寅正月

即位

正月即位不改號在位六年

帝器貌英

奇聰明剛果嗣位之初首違衆議大敗北漢於高平

立十

五日劉崇引契丹寇三月北征宰相馮道等力諫止不聽惟王溥勸行僅九日大敗之於潞州高平縣高原救

其驍將僵尸滿野崇百餘騎遁

斬樊愛能何徽以正軍令

兩大將當右軍望風奔潰

罪歸數其

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頓革五十餘年之弊

政且因以知宿衛諸軍之弊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乃大

簡禁旅

命宋太祖

去其老羸升其精銳由此兵精近代無比

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開邊策惟

王朴所獻以為攻取之道當先其易今唐為易圖取江北以及江南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北亦必望風內附然後伺河東之間一舉可擒也帝欣然納之

乙卯朴北
部郎中未

幾遷諫議

亡何西克秦鳳

乙卯伐蜀溥薦宣徽向訓與
鳳翔王景略偕行克秦州遂

取成階二州又克鳳州
禽大將王環五千人

南平江淮

丙辰親征淮南南唐
李璟稱臣奉正朔四

月駕還丁巳再駕壽州平十月三駕至戊午
春淮南悉平得州十四李璟舉江南國內附

北收三關

已未北征契丹二月離京僅四十二日
關南悉平亦謂燕南得莫寧瀛三州

議取幽州以及

河東

北漢勢如破竹

適帝不
豫駕還

迹其武事亦可謂雄偉不常

者矣若夫按視澶鄆以塞河決免田廬之漂沒

河自揚劉至魏

博連年東潰浸數百里東北壞古堤灌齊棣諸州漂沒田廬重為民害甲寅各命穀按視澶鄆齊堤塞役徒六

萬一月畢 浚胡盧河以限契丹河南始遂耕桑

乙卯春自是契丹不涉河

民得耕桑大寒珍食自愧無功於民思為除害

乙卯冬與宰相食曰兩日

大寒宮中珍食甚愧無功惟冒矢石為人除害差可自安

慮征税早為民害定夏秋

限期

丙辰詔三司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便之

并鄉村置團耆絕公皂

侵擾

戊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

刻木為農夫蠶婦置諸

殿庭以示重本之意

戊午頒均田圖期一歲舉行

戊午見唐元稹

均民租賦善之寫為圖頒天下先知期一年盡減田羨
均天下田又命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稅至三萬八千頃
已未開封秦田稅舊十萬二千頃今羨四萬二千頃物減三萬八千頃

米貸淮南或慮不能償而曰民吾子也安在責其必償

哉其嘉惠元元之意為如何先儒胡氏謂五代十二君愛

民者三
唐明宗周太祖周世宗帝為之最信斯言也至於謹選舉

則設四科以取士
丁巳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開史理達於教化

四科嚴覆試以黜繆濫
戊午知舉劉濤放十五人上命學士李昉覆試退出殆半審

百官則詔羣臣極言得失以覘器略察能否
乙卯詔官歲王闕則

有祿位者皆可言朕將覘器略淺深知任用當否

王環以不降受賞

丙辰以唐將環為衛

尉賞其不降

劉仁贍以堅守蒙褒

丁巳唐仁贍守壽春不降病危監軍降嘉其忠授中

書令鄆州節度是日卒

李延鄒以不寫降表官其子

丁巳唐濠州降李為錄參

日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殺之詔官其子

嚴續以盡忠獲存

戊午唐陳覺矯帝命

令殺宰相巖續不合拒命帝聞果如此續乃馮道以失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哉竟免之

節被棄

甲寅道卒道自莊宗世貴顯歷五朝八姓每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富貴自如

張美

以私恩見疎

乙卯美權三司初帝在澶州私有所求曲為應副至是雖授利權終不以公忠待之

擇宰輔則李濤諛諧

戊午兵書張昭薦濤為相上曰濤諛諧與弟雖友愛謠浪無長幼體

薄王著嗜酒同上學士著以舊幕府屢欲相之以嗜酒無檢罷皆不得入相魏

仁溥雖不由科第處權要而謙退引罪歸己以全活近

職果為不忝已未其諸善政漕運給耗乙卯晉以來不給吏多虧折抵死詔每斛

給耗一斗御苑錄囚汝州民父子冤死不伸帝親臨御苑問實由是長吏皆覲按獄置監采

銅鑄錢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三十六銷佛像鐘磬鈸

鐸以付監禁私度僧尼並同上勅寺院非勅額者並廢又可謂仁明有

為且不以無益害有益者矣載觀作新歷丙辰王朴上顯德欽天歷

上親訪遺書同上選朝臣三十人校勘定刑統丁巳以律令煩雜命官訓釋刑定為刑統

興禮樂

戊午命舍人竇儼作大周通禮
正樂王朴獻律呂以定雅樂

皆為政之要者

迹其五六年間以枹鼓之隙設施舉措有如此者此猶未也司馬氏稱其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江南未服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宏規大度近於王道深為得之

己未唐鍾謨入
貢帝曰江南亦

治兵脩守備乎謨曰既臣大國不敢復爾帝曰不然向則仇敵今則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固保無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不可知歸語汝

王完城郭繕甲兵守要害為子孫計

獨惜其用法太嚴

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

甲寅
朱州

巡檢坐盜掠商船不獲

孟漢卿以納藁取耗誅

漢卿大將軍坐監納藁多取耗有司

言罪不至死帝謂欲懲衆

陳渥檢田失實

乙卯渥郎官清苦微累極形衆惜之

康儼橋

道不謹

丙辰濟州軍使坐駕幸下蔡橋道不謹斬道左

孫延希役夫瓦中噉飯

丁巳延希內供奉督脩永福殿役夫瓦中噉飯大怒斬於市

侯希進不奉使者牒檢

視夏苗

命博士檢視密州夏苗牒副使分檢以不奉朝旨不從帝怒遣使就斬

符令先袍

襦不辨

左藏庫使坐造南征軍袍襦藉緩令先勳伐清謹昏寃之

其罪皆不至死而

加之極典馬道玄子死於賊而族死者二十四人

戊午醫官

道玄訴宿州不勘賊上大怒遣端明竇儼乘駟案之族死二十四人

刑傷於濫抑何太甚

又其大者左右無講學之臣欠格心事業人道之間亦

未免有虧柴守禮為本生父不能迎致奉養使犯法殺

人莫可詰問

丁巳帝為太祖嗣無敢言者但以元舅處之居洛優俸給未嘗至京嘗以小忿殺人

有司不敢詰帝不問

符氏為李崇訓妻夫死家破納以為后豈足

以為天下母

符彥卿女適守貞子崇訓相者言當母天下崇訓喜曰吾婦猶爾况我乎反遂決及

敗先刃弟妹次符氏匿憚下求不獲崇訓自剄兵入符氏坐堂上叱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不得無禮太祖歸

彥卿及帝鎮瀘州太祖為取之

深為盛德之累耳若夫大功未成中道

而歿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恭帝宗訓

世宗第二子

七歲即

位

已未六月即位僅七月禪位于宋壽十二

于時宋太祖

趙匡胤

為殿前都檢

點聖德隆興中外物情素所屬望契丹寇河東

庚中正月鎮定

二州馳奏

詔太祖帥兵北征師次陳橋驛諸軍大譟曰我輩

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俄以黃袍加帝身扶策升馬擁

迫南歸尋降詔禪位于宋矣時顯德七年庚申正月初

五日也周有國三君兩姓歷九年

起辛亥終己未

而宋興焉

五代割據諸國

按綱目諸國與梁唐晉漢周同在分書之列

日轂冥濛衆星爭耀五代之亂四方割據者蠱起前蜀

王建許州舞陽人自唐昭宗大順二年辛亥入成都為四

川節度使至天復三年癸亥封蜀王明年用墨勅除官戊

辰僭稱帝至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滅之凡二世建統

州四十八合三十五年起辛亥終乙酉吳揚行密廬州合肥人

據淮南自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破孫儒復入揚州至天

復二年壬戌封吳王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南唐李昇取之

凡四主行密渥隆溟浦統州二十八合四十六年起壬子終丁酉閩王

審知光州固始人據福建自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審知

兄潮攻范曄奄有閩國至光化元年戊午加審知威武節

度使後封琅邪王朱溫開平己巳封閩王至晉出帝開運

三年丙午南唐李璟滅之凡六主審知延翰麟昶延義延政統州五合五

十五年起壬子終丙子吳越錢鏐杭州臨安人據兩浙自唐昭

宗乾寧二年乙卯討董昌以功授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後

天祐三年丙申封吳王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做納

土國滅凡五主鏐元瓘弘佐弘條做統州十三合八十四年起乙卯終

戊寅 楚馬殷許州鄆陵人據湖南潭州自唐昭宗乾寧三年

丙辰 刺潭州勸進朱溫以殷為楚王至周太祖廣順元年

南唐李璟滅之凡六主殷希声希萼希崇劉言王逵統州二十三合

五十六年起丙辰終辛亥南漢劉隱蔡州上蔡人據廣南自唐

哀帝天祐二年乙丑為廣州節度使勸進朱溫封王至宋

太祖開寶四年辛未滅凡五主隱龔玢統州四十七合六

十七年起乙丑終辛未南平高季興陝州硤石人據荆南朱梁

開平丁卯節度荆州後封王至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滅凡

五主

季興從晦保融係勗繼冲

統州三合五十七年

起丁卯終癸亥

後蜀孟

知祥邢州龍岡人據西川唐莊宗同光三年

乙酉滅蜀知

祥以侍中治成都明年為東西川節度使後僭稱帝宋

太祖乾德二年

甲子

滅凡二主

知祥視

統州四十六合四十

年

起乙酉終甲子

南唐李昇徐州人本姓李氏徐溫養以為子

名知誥後復姓更名

晉高祖天福二年

丁酉

取吳遷據金陵僭稱帝

至宋太祖開寶八年

乙亥

滅凡三主

昇景煜

統州三十五合

三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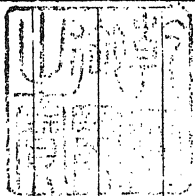
起丁酉終乙亥

北漢劉旻漢高祖母弟據太原初名

崇湘陰公父以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僭位晉陽太原府陽曲縣

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滅凡四主是鈞繼元統州十

一合二十九年起辛亥終己卯此篇並係南官氏講義文



史纂通要卷十七